

僵病

進入那迷宮般的醫院，空氣中盤踞著淡淡的赭黃色，地上卻不搭合的黏貼著紫黃紅綠藍鮮豔而繁複的路標，緊緊依附著紫色路標走，還是在中途迷了路，最後終於來到位於四樓的門診。等待叫號的時間漫長的恍若停擺，我坐在綠色塑膠椅上，身邊充滿一同等待叫號的人們，魚類般睜著的渾圓雙眼，由圓心朝外，一圈一圈散發出規律而明顯的無奈，彷彿聞到一股濕黏噁鼻的腥味，打了個哆嗦，低頭打開手機。

照片庫裡的照片有兩千多張，我喜歡快速的滑動，停了一個想要回去的記憶，一次又一次從現時抽離，也像逃跑。照片能夠把所有腦海中觸鬚般擺動的細節都召喚出來。人類是拖行著記憶行走的生物。

但這龐大的照片中有一個區塊，每次指尖滑過時，總會加快速度將它們全速掠過，飛鳥遇見敵人那般的奮力鼓翅逃亡，如同一個站滿持槍衛兵的禁區。那是父親與我極少數的照片。那些照片很難讓人下定決心好好停留，就像蝴蝶逐花朵而棲，不會停佇在長滿刺的仙人掌上。

尾椎傳來一陣酸楚，提醒我坐在這醫院塑膠椅上的原因，也基於這個理由，我忽然決定好好的停在那區照片上，仔細的一張一張觀看，然而指尖卻還是快速滑動，這還是一件有些困難的事，總下意識想將那記憶整片剷平，抹除讓心臟微微壓迫的感受。

那些照片是極為罕有的，我與父親單獨出遊的照片，有父親替我(或我替父親)攝下的獨照，也有現場工作人員替我們拍下的合影。其實說是出遊，也不過是約莫一兩小時的相處。那次與家人來到華山文創園區，父親因嚴重的僵直性脊椎炎持有身障手冊，帶著我以優惠的票價進入「顛倒之屋」。(若非有優惠價格，平日節儉的父親興許是不願意進到展區的吧)那是一幢以粉紅、鵝黃、蘋果綠、tiffany 綠、海水藍等馬卡龍色系建造成的一個顛倒房子，屋頂朝下，底部卻懸升於天空中，一看就知道是為了吸引遊客拍照打卡的建築。父親帶著弟弟去看柯南展，卻帶我去看顛倒之屋，可能認為女兒勢必對這幢造型可愛的房子懷有興趣。而我卻是因為不好意思拒絕父親的邀請，步入那幢屋子。

屋內果然和想像中的完全一樣，成群而喧鬧的遊客排隊等待拍照，反轉的廚房、飄升於頂上的廚具、廁所、孩童房間、客廳、臥室，最後還有一台懸升於頂部的倒立車子，

環繞在一旁的吱喳人群，將我與父親的沉默啄出顯眼的隔閡，像兩枚白襯衫上被縫錯的釦子。前方與後方的情侶、少女少男們皆興奮的舉起手機自拍。

排隊等待在各個顛倒空間拍照的隊伍相當壯觀，工作人員極力保持耐心指揮群眾，並且替每一組遊客拍照，遊客們在顛倒的馬桶或餐桌下瞪大雙眼，皺眉，

手臂朝上，擺出誇張至極的 pose，有些則三五成群的擺陣，呈現搞笑畫面，惹得滿臉倦容的工作人員不禁綻出一絲微笑。

我在隊伍後頭擔心著等會兒與父親，必定很乾的合照，父親則是如鳥類般頻頻伸長頸部、瞪大眼睛，想知道究竟快排到我們了沒。

「先生您的手機剛剛 lag，好像有點當機喔。」工作人員朝著我們揮手

「用我的吧」我快速的從包包中抽出手機

「站近一點喔。」工作人員提醒

我和父親在一製作精美的反轉客廳下侷促的靠向彼此，一旁有看似往上漂浮的報紙、杯子、電視與櫃子等等

「好像有點模糊，可以再拍一張嗎？」父親微笑的向工作人員說

於是我們又回到原位，不尷不尬的被鏡頭捕捉。

其餘較冷門的拍照景點，我與父親相互為對方拍照，我極力保持手部穩定，盡量不讓照片因晃動出差池，這樣就不用再多一次的拍攝。心中有些情緒隱隱抗衡著螢幕，還是不習慣鏡頭中出現父親，況且是單獨一個父親。

叫號的麥克風聲音傳來，還未輪到我，抬頭環視周遭，周圍的人仍有些神似魚類，診間上掛著小小的牌子：免疫風濕科。我繼承了百分之十不大不小的機率，父親的僵直性脊椎炎基因。血緣便是這麼奇妙，在不同的容器中，流著看不見的牽繫。

我關掉看到一半的照片，將螢幕切換至 google，又一次強迫症般的查詢起僵直性脊椎炎的症狀：

僵直性脊椎炎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它與類風濕性關節炎類似的是，患者體內同樣會產生抗體來對抗自體組織，並造成關節與結締組織的破壞。一開始是位於臀部的兩側薦骨腸骨關節發炎，隨之由腰椎往上蔓延到胸椎，甚至頸椎炎，漸漸形成錐體垂直骨刺，嚴重者黏合形成竹子型脊椎。

診間內，醫師指著電腦螢幕上的 X 光片

「骨盆有一點傾斜，薦骨腸骨關節已經開始有輕微鈣化的症狀，但還不嚴重」

我盯著黑色 X 光片上，看似微微發出白光的骨骼

「你的脊椎還是一節一節的，能夠彎曲，如果病發的話，會像這樣」

醫師移動滑鼠，打開另一張 X 光片，一壠已經被黏液侵蝕的脊椎，僵直的顯現在我眼前，已經失去脊椎所擁有的伸縮與彈性，像一道壞損的軌道。我想起父親平日極好辨認的走路姿勢，背部不自然的輕微前傾、雙臂有時會微微向上抬起，

彷彿為了緩解疼痛，不知道他的 X 光片長什麼樣子呢？

持續盯著那黑白的 X 光片，想起大學離家以前與父親之間毫無色彩的關係。性格如軍人的他，做事情一板一眼，不能接受我對他說任何一聲「等一下」。國高中時由習慣早起的他準備早餐給我和弟弟，總是牛奶一杯、白吐司、荷包蛋或水煮蛋，香蕉一根，每日列隊般整齊的出現在餐桌，我經常在這單調的桌子上無故和父親激烈爭吵起來，搭校車上學的途中臉上經常掛滿淚水。

又或是當時那間狹小而光線不足，家中經營的灰黑色補習班，有一次，還是國小生的我因為和同年級的小男生嬉鬧，不小心抓傷對方，對方的爺爺找上門來，父親不由分說地在眾人面前拿起木板將我打得滿身傷痕瘀青，那些傷口的形狀顏色，淡化後卻深深的滲入體內。

很長一段時間，我怨恨父親，害怕單獨與他待在家裡或同一空間，害怕空氣中凝滯的尷尬，畏懼他嚴肅的面部表情，一聽到他的腳步聲，便如貓一般機敏的將全身繃緊起來。許久之後，我才漸漸理解父親並非冷酷之人，只是將情感全部收束起來，以堅硬如甲蟲般的軀殼去支撐家庭以及面對兒女。

「僵直性脊椎炎是由自體免疫引起的，也就是說身體裡的免疫系統叛變了，把自己體內不是細菌或病毒的東西當成細菌或病毒來攻擊，所以才會引發各種疾病」醫生細心的解釋著。我忽然領略到蘇珊桑塔格所說的，疾病的隱喻，而我與父親的病，是一種屬於否定的病，懷疑生活、否定自己，畫下很多叉叉，好的壞的一並刺破。

我彷彿看見父親身體裡，一個呼著風的孔洞，那是自我對自我過度攻擊後所產生的。而那樣的孔洞我也隱匿的擁有著。

脊椎傳來痠痛的時候，好似有某種頻率與父親是共振的。想起返家時，總看見父親坐在客廳沙發上，扭開收音機聽音樂或廣播，讓聲音流滿整個空間，彷彿這樣才能容忍生活中隱埋的一種極深的無聊與乾枯，有時也拉起窗簾，在昏黃的光線中用投影機播放電影。忽然理解，如此拘謹嚴肅的父親內心對於潰散有多大的恐慌，我只是繼承了他的其中一項疾病，而他除了脊椎炎，還有甲狀腺亢進，脖子上有一痕蜈蚣般的疤，開過刀病情仍未好轉，早些年則因打針感染肝炎而差點離世，但我想父親最大的恐懼還是來自生活，那一口一口嚥掉一切的日子。

有天晚上，母親與我通電話，她說：

「我跟你說喔，你爸今天發生一件奇怪的事耶，我前幾天跟他吵架，我們就冷戰啊，今天天氣比較涼，我拿了一件外套給他，結果他忽然大哭起來，哭了很久耶，他跟我說：『我覺得很對不起你，這麼多年來，補習班幾乎是你在撐，說

要帶你去日本也沒帶你去……』」

我淡淡的說是噢，但內心卻一點也不意外，雖然我從沒看過父親堅毅的臉部落下淚水，而且據母親描述，還是傾盆大雨的類形，彷彿將體內累積太久太厚的雲層一併釋放。

「唉，你爸喔，不知道是不是前陣子跟他以前的同學見面，看到大家都在國外工作，很有成就，覺得自己一事無成。我就去抱住他啊，跟他說不要想這麼多啦。」

母親曾給我看過一張父親年輕時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是當兵前，還未因受傷而誘發脊椎炎，帥氣而自信的翹著腿，坐在湖邊灰而大的石頭上，嘴角上揚，頭髮蓬鬆蜷曲，身材看起來十分壯碩。母親常說父親年輕時有好幾次被誤認成周華健的經驗，一直到看見這張照片，我才徹底相信。

歷經這麼多日子，對於父親的畏懼與怨恨已經漸漸退潮。在鬆軟的沙灘上我看著父親不穩的足跡，明白到他只是太盡力想用他早已被黏液侵蝕而僵直變形的脊椎去撐起「父親」這個角色，撐起這個家庭吧。

離開診間，移往另一個大廳等待藥物，這整棟醫院都給我一種沙漏的感受，好像這裡頭的所有都一直在流逝，緩緩的向下消失，想起方才在診間看見的 X 光片，醫生所說的話，好似窺見父親內在某一閃動的景致。我換到另一些皮沙椅區，又是一次的等待。再度將照片庫打開，照片停在一張我與父親在顛倒的廚房下拍攝的照片，我們都露出淺淺的笑。決心好好把照片看完，指腹慢慢滑動著，一直到最後發現居然有一個影片檔，可能因為我從未好好觀看這些照片，從來不知道這裡存在一個影片檔。按下三角形播放鍵，畫面一陣閃晃，傳來當時現場喧鬧的聲音，許多雙腳在行走，但因晃動厲害，只知道我與父親的雙腳必定也在這模糊成一片的畫面中，一個聲音傳來：「手機給我，我幫你拍」是父親的聲音。影片中，畫面往上，出現了父親那瘦弱的臉龐與上半身。

父親朝我舉起手，接過手機。

這個畫面卻讓我想起另一個，因為下意識的隔離，幾乎快要遺忘的記憶。

那是有一次我們全家在傍晚陰涼時去爬山，卻因沒有掌握好時間，下山時天色已經非常黑了，某一段路中出現一個大坑洞，上面架著木板，父親打著手機裡的光線，第一個走上木板，朝我伸出手「來，我牽你吧。」那是記憶中唯一一次與父親形體的接觸，已經忘記父親手部的觸感，只在事後偶然幾次想起時仍感到掌心滲出溫熱的汗水。

